

崖壁上的大鸢巢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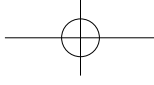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大鸢兄妹恋巢的遐想

撰文·供图 肖方 宋刚

在西藏北部有一个叫尼玛的地方，是高原湖泊的密集地，也是西藏圣湖区，在这里人们多把湖称为错，这是藏语的习惯叫法。我们在沿着公路去当惹雍错的途中，在海拔4800米处经过一个山崖口处，意外地发现在崖壁上的巢窝和两只距巢窝100~150厘米近的大鸢。让司机师傅把车停下后驻足观察，这大鸢体色鲜艳夺目，体羽完整无损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不被过往的车辆所左右，对我们也毫不在意。我们马上用相机记录了这一难得的场景，心中也是万分激动。查看

了记录的时间为10点12分。我们继续前往当惹雍错，在完成当惹雍错考察任务后，我们顺原路返回，路上我们商定好，一定在上午记录的大鸢巢区位置再来看看大鸢的活动情况。车辆驶到山崖口处停下了，我们在车上向巢窝张望着，惊喜再次来临，大鸢没有走，兄妹俩栖息在同一个巢窝上，一动不动，只是用双眼环视这周围的移动物体。我们的行为没有惊到大鸢，它们对我们也毫无警示。我们轻轻地下车后，用相机再次记录了这兄妹俩恋巢的光影。此时为当日的16点



26分钟,大鸺在这里坚守了6个多小时?也可能更久吧。

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兄妹这样恋巢?其成因如下:这里曾是它们破壳出生地和哺育地。这兄妹俩在各自蛋壳中就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呼吸与心跳,经历约30天蛋壳内的发育生长,破壳而出,发出细嫩的叫声,全身只有稀疏的绒毛,体重在40~46克。此时的它还不能站立,还没有长出真正的羽毛,其体温的保持也只能依赖父母体羽的呵护。它用尽全身的气力托起自己的头,依偎在父母身旁,张开嘴向父母索要食物,以维系生命的延续。父母在哺育幼雏时是有分工的,一个在巢中用其体温守护刚刚破壳而出的新生命,另一个去觅食、捕食,回来反哺给雏鸟;父母俩外出是交替互换的,晚上多是妈妈守护雏鸟过夜。雏鸟一周内绒毛便覆盖全身了;十天左右身体的力量变大了,脖颈举头更便利了;二十天正羽开始滋生,在巢内可以移动身体了,兄妹俩开始争夺食物了;三十天雏鸟全身由正羽覆盖了,真正的鸟形出现了,只是羽色、羽翎、羽干还没有完全发育生长到位;四十天雏鸟变成了半大的孩子,开始学习抖翅、展翅、振翅、蹦蹦跳跳了;四十五天要随父母练习飞行觅食捕食了。在巢中壳内30天,壳外45天的亲情,饱受着父母的呵护与哺育,体味着兄妹间的呼吸和友谊。这兄妹的父母从它们破壳出生,每天去捕抓蠕虫或小鼠、小鸟,开始几天只是将蠕虫或小鼠小鸟的内脏一点点地喂给雏鸟,以后就添加些小肉块,再以后就让它们自己啄食肉块了。在哺育期间,先是为它们俩守护体温,为它们遮风挡雨,还要教会它们生存的本领,如何撕裂肉块进食、如何爱护羽毛、如何飞翔、如何捕猎等等。就这样父母与其仔共同渡过了快乐温馨的45天。这兄妹俩怎能对初生的巢窝没有眷恋之情?在巢期附近有充足的食物提供给这兄妹俩享用,可能也是让它们不愿离巢远去的另外因素。

我们拍到的这兄妹俩,从时间、体型、体羽完整完好程度、体羽颜色上看,应该是1岁龄的个体了。这时它们的父母早已离开了它们,让它们俩自食其立,适应环境学会自我生存。在父母离

开的这段时间,它们仍不忘记这个巢窝,也不愿离开这充满暖意、爱意的家窝。我们猜想它们除了眷恋巢窝,还有观察审视周围环境,查看是否有可供餐食的猎物、伺机捕猎之意。从它们体羽完整完好的程度来看,它们生长这一年,没有经历太多的极端天气,没有遇到食物缺乏的环境,没有经历惨烈的拼杀历练,所以它们才能更显得娇艳。

我们拍到这兄妹俩所在的巢,从巢材的堆积量和巢的体尺上来看确定它是一个多年使用过的大巢、老巢。这个巢筑于花岗岩山口的峭壁上,这里具有避风好、视野开阔的优势。岩石崖壁上的凹沟、裂缝和不规则梯面,有利于巢材固定。这个巢筑在崖壁上的凹窝处略呈三角形,底面有土有草,上面的巢材由纤细的树枝、绳子、铁丝、电线、布条、大块的毛毯、大的布单、棉絮、羽毛、绒毛等构成。有人称大鸺是清洁工,是清道夫,就是依据它的巢材而来的。这个巢窝上下约120厘米,左右约110厘米,顶面厚约45厘米。按常理讲,大鸺的巢是多年使用的,每到繁殖时再打扫清理一下,絮上新材即可使用。问题来了,这个巢归谁使用,会不会一巢用终身呢,这还不确定,在自然界里也有先到者优先的情结,更有力大者抢夺的优势存在。这要看该繁殖区域的巢窝数量的多寡而定。这正是自然竞争的法则,优胜劣汰,强者优先。大鸺是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物种,它是顶级食物链者,它可以平衡这里的鼠兔、松田鼠、藏仓鼠等鼠类的种群数量,对保护高原地被环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,它是高原上的保护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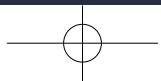
(责编 桑新华)



崖壁上的大鵟



恋巢大鵟兄妹





展翅飞翔的大鸢 供图 / 徐永春

